



# 「因為伊是阮子」 ◎王翊涵(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研究生)

## 從協助一個同志家庭的經驗談起

### 一個經驗

今年寒假，我有機會參與協助一個家有同性戀子女的家庭，林小明(為保護隱私權，故本文內容人名均為化名)是高二學生，林媽媽意外發現兒子閱讀同性戀題材的書籍，而與小明的大姐一起詢問小明究竟是怎麼回事，小明也覺得不用再隱瞞，告知了媽媽和姐姐自己是個同性戀。就這樣，家庭氣氛不同以往，傷心、難過、哭泣、責備、衝突、緊張、詭譎、監視、僵滯

充斥著全家，林媽媽和林大姐帶著小明到精神科求診，要醫生幫忙把孩子的性取向變回來，還去求神問卜，逼著小明喝下神明賜予的符水來改運驅魔。小明無奈之極、痛苦不堪，林媽媽更是每提及此事就淚流不止，我問林媽媽原因，她說：「同性戀，擋不正常啊，查甫怎樣愛查甫啦！伊按呢，人哪會看得起他，叫全家要怎麼在人前抬起頭來，……，因為伊是阮子，所以我絕對不允准伊按呢做。」

### 家有同志子女是 悲情的開始？

林家自從知道兒子是同性戀後，整個家庭就活在悲傷的氣氛當中，更不敢讓親戚、朋友、鄰居知道，因為這是「更肖代誌(丟臉事情)」，如何為外人道！所謂「家醜不可外揚」啊！

回溯70年代白先勇的長篇小說「孽子」，李青的父親知道兒子因與學校管理員發生淫猥行為被退學後，將之逐出家門，「父親正在我身後追趕



著，……，一雙血絲滿佈的眼睛，在射著怒火，他的聲音，悲憤、顫抖、嘎啞的喊道：『畜生！畜生！』（1頁），這樣的小說反映著當時那個年代是視同性戀為病態、變態、不正常的，所以當李父知道兒子有如此行為時，當然是怒不可遏，高舉著他當團長時的自衛槍，將兒子逐出家門。時至今日，台灣社會環境變得更加自由與多元，是否社會風氣的開放，讓父母在聽到子女是同性戀時就不害怕、不擔心、不生氣了呢？讓我們來看看以下的相關研究整理。

不少精神科醫師及學校老師在報章雜誌或是座談會中指出，同性戀者的父母因子女的性取向問題而前來求診求助的情形愈來愈多。鄭美里（民86）對19位女同志所做的田野調查研究，受訪的女同志描述父母在得知性取向後，

會向外尋求支援，包括找人商量、算命等，以試圖理解原因、解決困惑。此外，還會採取防堵、打壓、拆散等舉動，而大多數家人隨著時間日久也漸漸採取低調默認的方式妥協。廖國寶（民86）對男同志所做的訪談研究也發現，不少適婚年齡的男同志在向父母現身後，婚姻壓力並沒有因此消失，父母們仍以傳宗接代、擔心兒子孤獨一生、及責任（多數父母將兒子的終身大事當做自己一輩子的責任）等理由，繼續支配婚姻壓力的程度與形式，他們努力求神問卜或是找醫生醫治，還是要兒子完成終身大事。曾寶瑩（民89）訪談兩位同志，從其口中描述父母的反應也不離生氣、抗拒、高壓管制、試圖改變等。

以上研究均顯示出父母們均不願自己的子女是「同性戀」，似乎社會風氣

的漸行開放並未能消除「同性戀」帶給父母們的憂慮、害怕，所以，精神科醫師的「治療」、輔導老師的「諄諄善誘」、神明「大顯神蹟」，父母希望藉由這些來讓孩子「迷途知返」，若不行，或逃避、或斷絕親子關係、或打罵。美國「同志的父母、家人與朋友協會」（PFLAG）的前任主席Paulette Goodman（1991）以切身經驗寫出：「當同性戀者向他／她的父母現身時，多數的父母卻轉身爬進他／她的小孩掙扎著要爬出來的櫃子。」（郭麗安等，民89）；Zera（1992）指出，絕大多數的父母在得知自己的子女是同性戀時，會覺得震驚、愧疚（覺得自己的教養方式有差錯），有些父母會以冷漠的態度對待子女，假裝這個問題不存在，或者強迫子女接受心理治療，矯正子女的同性戀傾向，更甚者是會

對子女拳腳相向，甚至宣布和子女脫離關係。然而，血濃於水的親情關係真能斷了？打罵及冷漠對待後，「打在兒身，痛在娘／爹心」啊！

### 同志家庭悲情的「源」

究竟「同性戀」給家庭下了什麼樣的緊箍咒，可以讓家庭氣氛波濤洶湧、暗潮不斷？

回到我自己在協助林家的過程中，當自己以一個「助人者」的角色進入這個家庭時，實在是充滿著無力感與茫然感。林媽媽和林大姐對於我的幫忙是帶著這樣的期望：「請老師一定要幫忙把他變回異性戀」，看到她們如此的殷切期盼及愛子心切，我退怯、我汗顏、我掙扎、我害怕、我緊張，我發現過去所學的諮商理論與策略似乎難以在此時發揮功能，除了積極傾聽其心聲、同理、尊重之外，因

我知道，性取向不是說變就變的，每個人的性取向或選擇均需被尊重，這是種「人權」，所以，不是諮詢小明「變回來」，更不是檢討反省「父母教養態度」。然而，面對著兩雙無助、懇切的眼神，我如何去告訴她們？我如何將我所知道的「同志跟你我一樣『正常』」的訊息告知她們？我想叫她們安心，小明還是小明，跟你們以前所認識的那個兒子還是同一人。林媽媽和林大姐甚至認為小明會喜歡男生，就是被朋友帶壞的，還有就是網路上「烏魯木奇（亂七八糟）」的東西害死人，林媽媽還很強調的告訴我她們家都很正常的，自己教養小孩很民主，我知道，她是害怕我會將小明的同性戀歸咎於她的教養方式，當然不是，我哽咽的告訴她，只因我很心疼，這真是令我對「探討『同性戀』的『成

因』」此一觀點感到痛恨，過去大家對同性戀的認識不深，為其「下定義」與「探討成因」成了「探究」重點，心理分析學派將同性戀成因直指向父弱母強下教養不當的家庭，如今這樣的說法已遭駁斥。然而，對家庭的「污名」（stigma）已根深蒂固，林媽媽和林大姐正被這樣的「污名」啃噬殆盡。對於一個助人者，我，在協助過程中真是如坐針氈，我問我自己能夠做些什麼以減輕她們的焦慮，除了之前所說的傾聽、同理、支持之外，難道只能等待，用「時間」來抹平傷口？所以我試著與她們澄清彼此的目標，並將一些關於同志正面的資料提供給她們（關於負面訊息實在太多了！），然而，收到的是林媽媽和林大姐不信任的眼光，她們根本不想知道，並懷疑我是不是在鼓勵小明「當」個同性戀，而





且一提到「同性戀」就一直哭，我是能體會與瞭解的，在她們根深蒂固的想法裡，同性戀就是不正常，會被人看不起，會讓全家被唾棄的，而且親戚朋友怎麼想，這社會上的人大多都是這樣認為的。

時至今日，偶爾與她們聯繫，知道目前她們都不再談這件事了，因為小明真的沒做什麼令其失望的事(之前她們很擔心小明是同志就會離棄這個家、功課退步、被退學等)，而且林媽媽和林大姐都覺得小明還小，等他再大點時就會想開了，跟其他男生一樣愛女生，一切如同往昔平靜。我知道，這是暫時的，在真正平靜來臨之前，小明、林媽媽和大姐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而我呢？在經歷茫然、不安與挫折之後，我試著思索整個與林媽媽、林大姐的談話過程究竟怎麼了？回想起來發

現，只要一提到「同性戀」的話題，整個關係裡就充滿了緊張、懷疑與猜測。why？在此我想試著從社會文化架構裡去檢視「同性戀」一詞所代表的意義。

如同林媽媽的想法般，「同性戀是不正常的」這樣非理性的想法存在於整個大社會環境、政治、制度、法令、福利、文化觀念。在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裡，一個男／女人的幸福應該來自女／男人，所以長大後結婚生子、傳宗接代是很平常的，男婚女嫁的觀念很早就深植於每個人的心中，Coleman (1982)指出，兒童從早期即學習家庭和社會的倫理價值觀，並統合於其人格結構中，因此大部份的兒童學習到：每一個人都應該要結婚生子。追溯你我的記憶，已很難探尋這樣的觀念與教育從何而來，但它一直在，且佔據了

很大的空間，所謂的「異性戀文化」即如是，在此前提之下，不符合異性戀文化精神的均屬不正常，為鞏固異性戀文化的優越地位，權力必生，同性戀人口在總人口中是少數，在大多數人均是異性戀的情況下，「異性戀霸權」順理成章，因此，對於任何非異性戀行為、意念、想法、關係或團體，予以否定及抹黑。所以，同性戀是變態、病態的代名詞；是愛滋病天譴的對象；很濫交、有性無愛；會傳染；會侵犯我、性騷擾我；是不道德、罪惡、疾病的；男同志都是娘娘腔、女同志都是男人婆；同性戀均出身於破碎家庭、或是被異性戀者拋棄而生憎恨才變這樣的，這些種種對於同志的「污名」不斷不斷的被報導、被複製，一代傳承一代，以致「同性戀」這樣的名詞負載了極大的罪惡深淵。我還



記得與林家接觸時，林媽媽和大姐只要一聽到「同性戀」三個字就淚流不止，哭的肝腸寸斷，不斷的發著抖，我問她們為何而哭，在她們虛弱的回應中，我聽到這樣的聲音：「不知道，就覺得很可怕。」是的，這樣的「恐同情結」(homophobia)是如此的深植在每個人的腦海裡，沒有人問為什麼，因為這是「應該」的、「必然」的，沒來由的就是這樣，甚至連同志自己本身都「內化」了這樣的污名，從Cass (1979)、Ponse (1980)、Trolden (1984)、以及國內洪雅琴 (1997)、陳麗如 (2000) 等人作的同性戀認同歷程研究中，顯示同志對於自己性取向認同過程中，開始時均是迷惑、壓抑、痛苦、衝突的，之後才能漸漸統合 (integration)，有的甚至終其一生均仍在混淆中。然而，同性戀真的就是變態、異常、天譴的嗎？時空轉變至今，答案是否定的已是不容置疑，同志團體、同志社團、網路、同志刊物、同性戀題材的文學作品、電影等，這些發聲都是證明，美國精神醫學會(APA)所出版的「心理疾病診斷統計手冊」(DSM)第三版中，已將同性戀這個名詞從疾病手冊刪除，不再將它視為病態。不過，就像之前所言，「社會規範」已先制定了「偏差標準」，違反規範者即為偏差者。在異性戀霸權之下，規範者當然是異性戀者，所以同性戀是偏差的，每個人一出生，甚至在受精卵一形成，生命一開始的剎那間，異性戀的「預設世界」就發揮了作用，在整個傳統社會意識型態的框架下，同志的「原始面貌」就像初燒成的玻璃般，纖細脆弱的被徹底摧毀，而「異常、不應該、違背善良風俗」的形像卻被重新塑造了！倪家珍 (1997) 整理了九〇年代台灣的同性戀運動，發現除了強調歡樂、同性戀訴求模糊、無抗爭意圖、無對立的情況下所發起的運動不會受到社會的反挫外，若是發聲爭權益、主體性強、抗爭意味明顯者均會招致反挫。這說明了當同志想起身為自己爭權益、試圖發聲以建立形象時，大環境裡所潛藏的機制、道德、規範就會要你好看，整個大環境之下，每個人都被隱藏了「同性戀情結」，很多人可以對同志議題侃侃而談，但若是對象是自己或自己的家人，那就另當別論了，無怪乎同志們對於自己身份認同之路如此艱辛坎坷，無怪乎林媽媽、林大姐知道自己子女及弟弟是同性戀後，反應是如此的訝異、難過、憤怒、擔憂，無怪乎我的同理、傾聽與提供訊息，如此的敵不過



林家「想把兒子變回來」的念頭。

同志及其家人的悲情是誰造成的？是生出同志子女的父母？是同志子女本身？抑或是如A 11 e n (1999)所指出的，不管是「文化」或「政治」上，同志的父母並未被準備好要去當同志的父母，同志也未被準備好去當同志，這樣的一個問題應放到整個大環境社會文化機制脈絡下來著手尋求解答才是，若是異性戀能夠「非」霸權，整個大環境展現真正的多元文化精神，我想，同志及其家人始可停止哭泣。

### 結語

家，不是牢籠，是避風港，是個自己受傷受挫後可以得到安撫療傷的地方，對於任何人均應是，對於同志本身及其家人而言的意義也是。然而並非如此，對於同志，「家」是個「痛」，對於同志家人，

「家」是個罪惡淵藪，家裡出了這樣一個兒女，如何面對大眾眼光。在台灣宗族主義下，家人是個人生活核心，家族親戚則是核心外的重要衛星，彼此的互動無論頻繁與否，親戚的地位仍是重要的，由於同性戀普遍受到社會污名化，一般人將同性戀視為個人或家庭的隱私或秘密，不輕易對親族揭露，以避免遭受來自親戚們的議論和歧視，所以正有一群親情相連的人關起門來為了一個「不是錯誤的錯誤」在衝突、拉鋸、爭執。家裡出現一位同志子女是「醜事」，然而，此「醜」從何而來？果真是父母教養方式有問題？果真是同性戀者家庭破碎？果真是同性戀者是被帶壞的、不學好？答案絕對是否定的，該負責的，是這個異性戀霸權下的社會機制文化！這樣的的文化賦予了多少的枷鎖腳鐐在「同性戀」一詞上，那麼，同志及其家人就得背負多少的壓力在身上，甚至更多，對於社會所烙印在同性戀的羞恥與罪惡需被釋放，期待藉由文字的媒介、探究同志在文化脈絡下如何被扭曲、陳述一些同志及其家人的心酸血淚，去還同志的清白、解放社會對同志烙印的張力，黑人女同志詩人Audre Lorde曾說：「身為女人，我們必須認知差異並不是用來區分我們的優劣，而是用來豐富我們的視野，造成改變的可能性。」(張小虹，民86)，我想把它改個字變成：「身為『人』，我們必須認知差異並不是用來區分我們的優劣，而是用來豐富我們的視野，造成改變的可能性。」是的，同志和其家人要活得有尊嚴，不是轉身爬進「衣櫃」裡，期待有這麼一天。



### 參考書目

#### 中文部份

- 白先勇(1987)。《孽子》。台北：遠景。
- 朱偉誠(2000)。〈台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論「現身」問題〉。載於何春蕤主編。《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p1-25。台北：麥田。
- 周華山(1997)。《後殖民同志》。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 洪雅琴(1997)。《女同性戀者性取向認同發展歷程個案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柳恕涵(1999)。〈同志的社會處境〉。本文發表於高雄醫學大學兩性研究中心主辦的1999性別與兩性研討會，並收錄於研討會論文集，p.101-106。
- 倪家珍(1997)。〈九〇年代同性戀論述與運動主體在臺灣〉。載於何春蕤主編：《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性／別研究的新視野(上)》，p.125-148。台北：元尊文化。
- 郭麗安、王釋逸、張啟祐(2000)。〈大學生同志身份認同之分析研究〉。載於《臺灣歷史文化研討會：性別與文化論文研討論文集》，p.130-150。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陳耀民(1999)。〈我們都是一家人？論「孽子」及「逆女」中的家庭機制／身份認同及抗爭之可能性〉。《第四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
- 陳麗如(2000)。《她們的故事：七個女同志的認同歷程》。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小虹(1996)。〈女同志理論〉。載於林芳玫等合著，《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p.245-267。台北：女書文化。
- 張喬婷(2000)。《馴服與抵抗：十位校園女菁英拉子的情慾壓抑》。台北：唐山。
- 曾寶瑩(2000)。《同性戀主體與家庭關係互動歷程探索》。私立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國寶(1997)。《台灣男同志的家庭與婚姻：從傳統婚姻壓力談起》。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美里(1996)。《台灣女同志的性、性別與家庭》。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英文部份

- Allen, K. R. (1999). Reflexivity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resiliency among older parents with adult gay children. In McCubbin, H. I., Thompson, E. A., Thompson, A. I., & Furtrell, J. A. (Eds.), *The Dynamics of Resiliency Families*, pp.71-93.
- Coleman, E. (1982).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coming out proces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7(2/3): 31-34.
- Cass, V. C. (1979). 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 A 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3): 219-235.
- Hyde, J. S. (1986). *Understanding Human Sexuality* (3ed.). New York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 Zera, D. (1992). Coming of age in a heterosexist world : The development of gay and lesbian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27: 849-854.